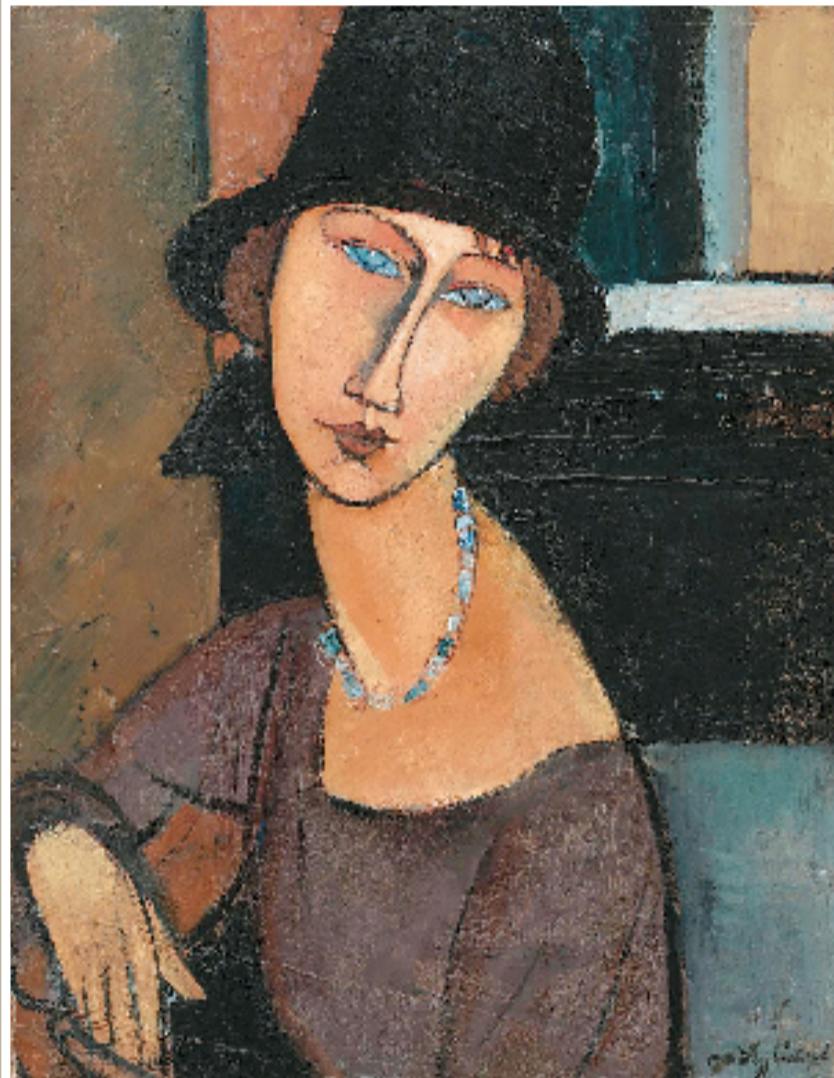


变幻的游离

莫迪里阿尼用油彩在画布上描绘的画面就像他的人生与性格一样，变幻无常。他总能在画面中抓住他所描绘人物的特征，再在画面中进行变幻无常的组合归纳。莫迪里阿尼画面上的人物形象，往往是变形夸张的，但这种变形却并不怪异，甚至还会让观者感受到一种温馨的自然与沉寂。

莫迪里阿尼画面中的那些女性，看上去躯干圆润、脖颈修长，不像塞尚笔下的人物——仅一眼，就会被他画面中人物的目光所吸引。而莫迪里阿尼画

面中的女性人物的肖像几乎都没有瞳孔，他似乎在画面中营造了一种默认生命存在的场域，他似乎始终游离于所处时代的艺术圈场域。在他的油画肖像里，是否要把人物眼睛的瞳孔画出来或许并不重要，因为只要这些面部特征存在，就像乐器与音乐，总会因其存在而存在。他用短暂的一生创作了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，他的绘画创作始终游离于同时代的立体派、野兽派、未来派……他几乎独立于20世纪初期的其他艺术画派。



莫迪里阿尼 珍妮·赫布特尼身穿帽子 布面油画 1917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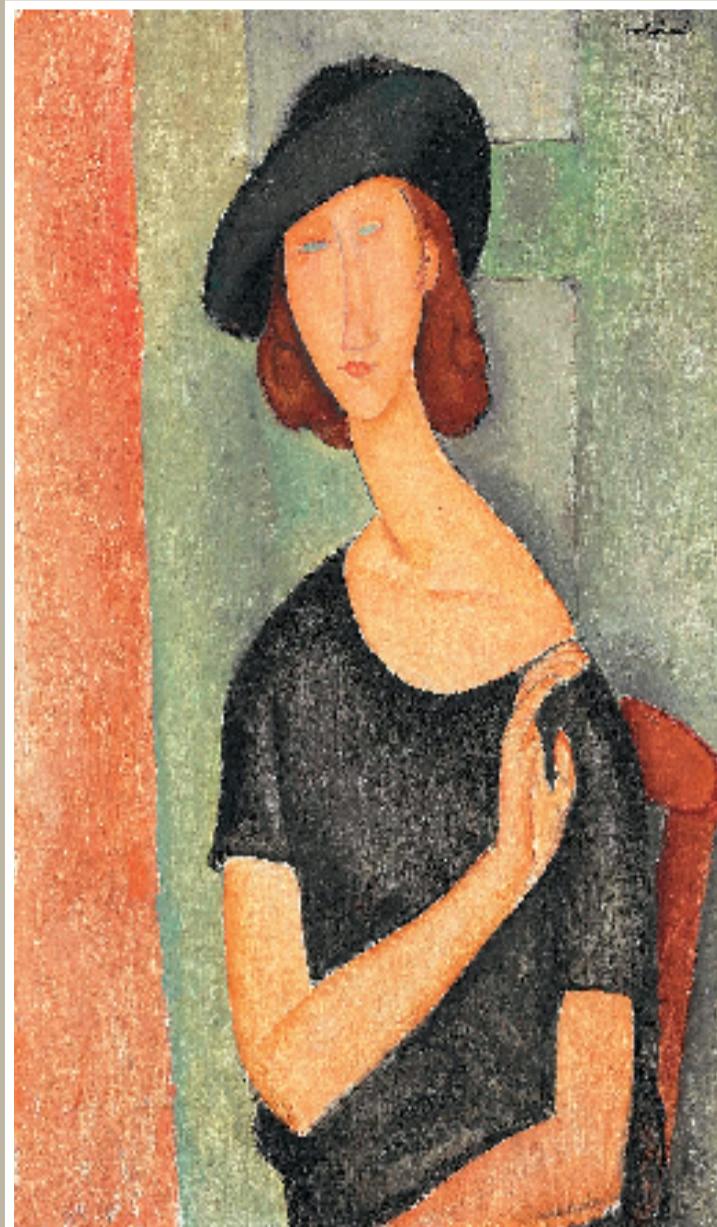
直白的揭露

莫迪里阿尼的人物肖像画很少有背景，如同席勒画面中的人物——以背景的简约直白揭示人物的内心。但是，莫迪里阿尼笔下的女性很难让你感受到痛苦，虽然时常会感受到他画面中所袒露的忧郁和伤感……

在他这种揭露人物内心世界的画法里，他画面的人物形象会被夸张拉长，他注重用线来驾驭画面中的体面关系——他画面中的形体显得简单而自由，如同一条流动的曲线。莫迪里阿尼的人物肖像具有他自己的美学思考，我们不难看

出他画面中诸如样式主义、立体主义、非洲雕塑、柬埔寨雕塑和13世纪的意大利绘画等流派风格所投射出的侧影。

而在这幅《穿黄毛衣的珍妮》中，尽管毛衣的颜色是温暖的黄色，但这幅作品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一丝忧郁。或许，莫迪里阿尼所描绘的并不是珍妮，而是那个已经成为代名词的“珍妮”。在莫迪里阿尼心中，或许“珍妮”既是她所深爱的那个女人，也同样是她眼中的那个遥不可及的远方，以及，她心中的那个自我。



莫迪里阿尼 戴帽子的珍妮·赫布特尼 布面油画 1919年

珍妮之后，再无珍妮

1917年4月，命运让一位艺术学院的学生——19岁的法国少女珍妮·赫布特尼闯入莫迪里阿尼的世界。她是莫迪里阿尼在美术学校授课时的学生，两人恋爱不久，珍妮就不顾父母反对，搬进了莫迪里阿尼的小屋，陪伴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安稳的时光。1918年11月，他们的女儿降生，取名为珍妮·莫迪里阿尼。与珍妮在一起的日子里，莫迪里阿尼为她创作了二十多幅画像，画中的珍妮无一例外每幅都是脖颈细长、身材瘦长。

与珍妮在一起的日子里，莫迪里阿尼画出了一生中数量最多也是最杰出的作品。尤其是在生命的晚期，莫迪里阿尼更是常常为她做画。1920年1月，莫迪里阿尼肾炎和结核性脑膜炎并发，高烧不退，不久病逝于巴黎街头的一个诊所。而这幅《穿黄毛衣的珍妮》被视为他单人肖像画中最典型最具吸引力的一幅——长脖子的珍妮，被拉长的圆润身体有着椭圆形的脸、弧形的眉毛和纤细的鼻子，当然，还有那一双没有眼珠的蓝色眼睛。

珍妮曾问莫迪里阿尼，为什么不愿意画出她的眼珠，据说莫迪里阿尼对珍妮答复：“当我有一天我能真正了解你的灵魂，才能画出它们。”没有画眼珠的眼睛，或许是一种画家通过自己的眼睛面对世界、而以描绘的画面反映自我的内心；又或许，也是在表达一种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漠视。对于莫迪里阿尼来说，他的一生或许注定要与世界的庸俗常规对抗。

好在后世的我们还是看到了有着瞳孔的安妮肖像。或许也正因为那画出瞳孔的油画肖像，使得珍妮对莫迪里阿尼的情感那般痴迷与决绝——在莫迪里阿尼离开人世的第二天，怀有身孕的珍妮便从自己母亲家中的五楼窗口一跃而下，去另一个世界继续陪伴着莫迪里阿尼。